

帝妃无双
山河动
一曲绝恋红颜殇

满城烟火著

一

帝妃无双

人气作家**满城烟火**最新颠覆力作
茫茫塞外泣血红颜，英雄逐鹿天下谁属？
亿万网友无怨无悔追随多年，千万烟火迷翘首期待，凄美绝恋震撼上市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

帝妃

满城烟火著

一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帝妃无双. 1 / 满城烟火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 9

ISBN 978-7-5060-7732-3

I. ①帝… II. ①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10646 号

帝妃无双 1

(DIFEI WUSHUANG 1)

作 者: 满城烟火

责任编辑: 陈丽娜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6000 册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8.25

字 数: 30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732-3

定 价: 32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029

目 录

第 一 章	弃爱远嫁此情绝	1
第 二 章	和亲被辱巧应对	18
第 三 章	天下无双惹争端	32
第 四 章	少时隐忍成帝业	49
第 五 章	祸国妖妃仗良将	64
第 六 章	注事不堪心相惜	79
第 七 章	故人相聚计中计	96
第 八 章	谁是谁非爱恨间	110
第 九 章	众将逼宫入险境	123
第 十 章	以命换命月中仙	137
第 十 一 章	为爱一夕青丝白	150
第 十 二 章	挚爱咫尺难相守	165
第 十 三 章	容貌依旧不识君	181
第 十 四 章	冲冠一怒为红颜	195
第 十 五 章	扑朔迷离鬼神说	211
第 十 六 章	夜探灵堂遭人算	226
第 十 七 章	千丝万缕一吻终	242
第 十 八 章	悬案端倪渐显露	256
第 十 九 章	香消玉殒梦魇绕	272

第一章
弃爱远嫁此情绝

秋风萧瑟，刺骨的凉。院子里的暮霜花尽数枯萎，白色的花瓣随风飘零，尽显凄凉。

可是，真正凉的却是人心……

无忧楼前，她未束的墨发随着飘零的花瓣轻舞。她有些看不清他的神情，只依稀见他唇瓣轻动，似有话要对她说。她却不想再听，因为他那些动听的话沁了毒，会让她万劫不复……

她缓缓地转了身，向门里走去。

“无双！”他终是忍不住出声。

“无双此生心死，无能再爱。只想长住无忧楼，守住自己的心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几乎被无忧楼大门关起的声音淹没。他却听得一字不落，字字如刀子一般，割在他的心头。

前尘往事如潮水一般涌入他的脑中，若一切回到最初……

两年前。

迢迢千里路，从中原到扈达，绵延出去几里长的皇家和亲队伍，已经在辽远空寂的大地上行了近两个月。

呼啸的风将辇车上的红色纱帘刮起，使得车外之人隐约看到车上女子秀丽的容颜。女子一身华丽的绣凤喜服，艳丽的颜色却掩不住一脸风霜的倦意。她双眸失神地望着前方，仿佛心中藏满了哀伤之事，这世间的俗物再也无法过眼。但，若细看，她直直的视线又透着一股子倔强的坚决，犹如心死后的决然。

她叫凌无双，来扈达三部之一的拓跋部落和亲的中原公主。

据传，这位公主大婚前，曾与人私奔，闹得天下皆知。而拓跋王又恨极了中原的女人，是以，起初所有人都为这位如花般的公主捏了把冷汗，笃定她一朝入宫闱，定是常住冷宫中。

只是，一路走来，所有人却又都不禁为她的坚韧而折服。

这样遥远的路途，恶劣的天气下，身娇肉贵的中原公主，竟是从不曾叫一声苦，这是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。便是来自拓跋的迎亲将领呼延苍野，都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来自中原的公主。

凌无双视线微侧，看向车外的漫天黄沙。一切，再也回不去了……

风沙随着飘舞的帘子吹了进来，迷入她的眼中，她难受地闭上眼，泪珠滚出眼眶。这是一路走来，她第一次落泪。因为沙子迷了眼，对，是沙子迷了眼。

隔着迷蒙的泪光，她看到黄沙结成了一个面孔，她曾日思夜想的面孔。

“黄大哥，这是无双最后一次想你。”她抬手抹去脸上的泪水，再睁开眼时，眸中已是一片决然。

这时，一阵狂乱的马蹄声打碎轿内的忧伤。

马蹄声由远及近，速度极快，未给人思考的机会。

辇车蓦地停了下来，险些将凌无双摔了出去。随即，红色的车帘被掀开，一张轮廓分明的俊脸，映入凌无双的眼帘。他并不似中原男人那般白净，但泛着光泽的古铜色肌肤却更显血性男儿的霸气。五官虽没有精致到无懈可击，却胜在冷峻傲然的气质。他一身黑色毛皮裘衣，窄袖紧腰，束以金丝绶带，整个人更显干净利落。

来人握住凌无双的胳膊，用力一带，她整个人便落入了他的怀中，随着他飞身而起，落在一旁的骏马上，飞驰而去。顷刻，便将迎亲队伍远远地扔在了后边。

冷冽的风，从她细嫩的脸颊上刮过，每一下都如刀子一般，割着她的皮肉。

她微眯着眸子，挺直脊背，坐在马上，任由身后的男人将手横在她的腰上，将她的身子紧紧地裹在怀中。

“哈哈！”身后的男人忽然放肆地大笑，笑够了，便将唇贴在她的耳边，声音魅惑地问：“不怕？”

“拓跋王的迎亲方式如此特别，无双感激还来不及，为何要怕？”凌无双微勾唇角，如银铃般的声音在大漠中飘散。

敢在翺国和拓跋两国兵士的手中劫亲的人本就不多，更何况还是这种不费吹灰之力，便能将她劫走的人，除了拓跋的王，还会是谁？

“公主果真聪明伶俐!”拓跋颀毫不吝啬地赞扬一句，臂上蓦地用力，向前一抬，已经极快地将她的身子掉转了过来，与他面对面。

奔驰的骏马之上，她只来得及看到他唇角邪魅的笑意，他的俊脸便已经压了下来，以薄唇封住了她因惊吓而微张的口。

她被这突如其来的吻惊得微愣，随即眸色一冷，便重重咬了下去。

他的唇上一疼，这才放过她的樱唇。抬起头，眯眸盯着她，以舌扫过唇瓣上微微渗出的血丝，像品尝到了什么美味一般，神情甚为享受。

凌无双瞪着眼前之人，这算是他给的羞辱吗？

“公主倒是泼辣!”拓跋颀含笑的声音伴着马蹄声在空旷的天地间响起，格外的清朗。

凌无双闻言，一勾唇角，声音清脆地回道：“无双以为拓跋王喜欢激烈些的见面礼，是以，才会礼尚往来。”

“好一个礼尚往来!”拓跋颀的眼底有一抹笑意滑过，随即话锋一转，竟是高喊道：“抱紧了!”

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，骏马已经蓦地加速，使得马上的凌无双身子向后一仰，差点摔了下去。

好在，她手疾眼快地抱住他的劲腰，才险险地稳住了身子。

他低头看了眼怀中的女人，唇角微翘，似笑非笑，锐利的鹰眸中随之划过一道危险的锋芒。

她刚刚稳住身体，注意到两人之间的暧昧之姿，赶忙松了些抱着他腰身的手臂，又不敢完全松开，害怕他又忽然发难。她羞得微侧脸，入眼的竟是一片开阔的绿色景致，已不再是原本的荒山秃岭、遍地黄土，这让她的心情不禁也跟着舒畅了些。

“这里美吗?”拓跋颀高亢的声音在风中飘荡，带着扈达儿女的豪爽。

“美!”凌无双声音不高地回道。

真的很美，在这样辽阔无边的天地间，放马奔驰，使人无法再将灵魂困在心中那个狭小的盒子里，不自觉地飞扬……

“大点声!”他抬手揽上她的腰，大声喊道。

“……美，很美!”凌无双稍微迟疑，大声对着蔚蓝的天空高喊起来，一声比一声高，似想将心中的阴霾都喊出来。

这时，一汪清澈见底、波光粼粼的碧湖落入她的眼中，还当真是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，她不禁看痴了。

拓跋颀忽然一勾唇角，抱着她从飞驰的骏马上飞身而起，脚踩在马背上，借力向一旁的碧湖飞身而去。

她惊得瞠目结舌，不待多做反应，两人的身子已经极快落了下去。

随着“扑通”一声，湖水被溅起巨大的水花，紧紧贴在一起的两人已经沉入水中。

湖水迅速将两人淹没，只余她红色的嫁衣在水中飘舞，她的视线里满满的皆是他的面容。

她下意识地屏住呼吸，想要挣脱他，他却收紧双臂，死死地困住她。

窒息的感觉不断侵袭着她，而眼前的男人却始终唇角含笑地看着她，让她捉摸不透他的情绪。

蓦地，她想起他恨极了中原女人的传言，心不禁往下一沉。

难道，他想将她溺死在这水中？

她的心口越发地闷，就在她以为自己会死在这湖中的时候，拓跋颀带笑的俊脸忽然贴了过来，含住她的樱唇，将口中的气度给了她。

她本欲挣扎，却因为心口处忽来的舒畅，缓了动作。

下一瞬，他已经抱着她，钻出了水面。

不待她反抗，他便错开了她的唇，得闲的薄唇故意从她沾满水珠的脸颊上滑过，留下一串暧昧的暖。

她经历了刚才的生死一线，这会儿身子已经虚软，只知拼命地呼吸，以缓解肺中的窒闷，任由他抱紧她，踏过水面，向岸边而去。

他将她平放在湖边的草地上，高大的身子随即压了下来，悬在她的上空。

“拓跋王果真对刺激的事情情有独钟！”凌无双气息不稳地嘲讽道。

“你怕了？”拓跋颀似笑非笑地随口问了句，抬手将黏在她脸上的发丝拨开。

“这世上会有人真的不怕死吗？”她眸子晶亮地与他对视着，不卑不亢地反问。

他的唇角本不明显的弧度缓缓翘起，悬在她身上的高大身躯，忽然往旁边一闪，在她的身边躺下。

“没错，你说的很对，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真的不怕死。”他望着天空回她，更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她闻言愣了下，视线不禁微侧，看向他。

她还以为，他会因为这句话觉得她贪生怕死，没想到他竟会这般回她。

此刻，他脸侧的线条在阳光、绿草的映衬下，显得柔和了许多，却又不失扈

达男儿的飞扬和桀骜。

她实在没有办法将这样的一个人与那个传说中的嗜血魔王，以及刚刚那样疯狂的他联系在一起。但，她知道她所看到的一切，都可能只是表象，而内里的真相是什么，恐怕也只有拓跋颀自己清楚。

她尚在打量他，他却忽然侧过脸，与她的视线撞在一起。

她的心里一慌，很快安抚下自己的情绪，倔强地与他对视着。

“呵！”拓跋颀从喉咙中滚出一个愉悦的笑音，才缓缓道：“这里叫情人湖，你们中原人不是有个祝福词叫永浴爱河吗？”

凌无双闻言，“扑哧”一声便笑了，很煞风景地回道：“这里是湖，不是河。”

拓跋颀蓦地收起唇角的笑意，紧紧地盯着她。

她被盯得心里微微发慌，便听他扬言道：“早晚有一日，你会爱上孤王，再来这情人湖回忆今日孤王带给你的美好。”

“为何无双觉得，拓跋王定然会先无双一步来呢？”凌无双不甘示弱地回敬道。

她与他之间，注定是一场攻心战，无关情爱。

“好，凌无双，那孤王就与你赌，看谁会先爱上谁。”拓跋颀似生了极大的兴趣，眯眸盯着她，精准的视线好似盯着猎物的豹子。

凌无双微挑眉梢，饶有兴趣地问道：“赌注是什么？”

拓跋颀打量她一眼，沉着地道：“若是你先爱上孤王，就一心一意做孤王的女人，与中原彻底断绝关系。”

“无双从决定来拓跋和亲开始，就已经认定拓跋是无双一生的归宿。”凌无双顿了顿，迎上他探究的视线：“是以，拓跋王这个条件怕是亏了。”

“你是在提醒孤王换一个条件吗？”拓跋颀一挑眉梢，语气轻松地反问。

凌无双一点儿都不认为拓跋颀会玩什么无聊的赌约，他说的每一句话自然都有他的目的。

“君无戏言，拓跋王既然已经开出条件，若是因为无双的话换了，岂不是影响了拓跋王的英名？”

“孤王要的不是这具躯壳，是你的心……”拓跋颀眯起眸子，笑着一指她的胸口，话锋一转，极为霸道地道：“孤王喜欢孤王的女人心里只有孤王一人。”

凌无双的心口一窒，果真，在这里等着她呢。

“若是拓跋王输了，拓跋王打算许无双什么？”

“联合翻国，灭掉显国。”拓跋颀一字一顿，字字铿锵有力。

她闻言，心里狠狠一疼，怕被他看出破绽，当即道：“拓跋王果真有诚意。”

显国是翱国最大的敌人，却也是她心口的一道伤，拓跋颀当真是只攻击人的弱点啊！看似无心，却句句意有所指。

“能不能接下孤王的诚意，还要看你有没有媚惑君心的能耐。”

拓跋颀指向她心口的手指缓缓上移，落在她的脸颊上，轻轻抚过她的眉眼、脸颊，最后划上她的唇，缓缓道：“孤王听说，中原的女人狐媚的功夫都很是了得。”

凌无双握住他的手，从唇上扯落，不急不缓地道：“无双不认为大名鼎鼎的拓跋王会被狐媚的功夫所惑。”

话落，她刚欲松手，便被他反手握住。他用力一带，将她拉入怀中，双臂如铁，将她禁锢。

“现在就让孤王看看你的诚意。”他邪魅一笑，将细碎的吻落在她光裸白皙的脖颈上。

凌无双的身子僵住，却没有挣扎，只是轻蔑地讽刺道：“如今还未正式行大礼，拓跋王便几次三番侵犯无双，就不觉得于理不合吗？”

“扈达之地，没有你们中原那些礼数。”拓跋颀一个翻身，将她压在身下。

他这人有个毛病，就是见不得女人在他的面前镇定得无所畏惧。

这一次，他已经直接动手扯向她的腰带……

她心下一急，抬手便向他的脸颊扇了过去。

拓跋颀蓦地一眯眸，扣住她的手腕，邪妄地笑道：“公主若是想增加点情趣，孤王不介意。”

她望着他娇媚一笑，却蓦地抬腿，向他踢去。

他眼神专注地望着她，唇角依旧是那抹弧度不变，身子却在她抬腿的时候，蓦地跃起。他扣在她腰间的手不曾松开，一并将她也拉了起来，另一只手极快地穿过她的腿弯，动作利落地将她打横抱了起来。

他的所有动作，在她抬腿的瞬间一气呵成，快得让她有些反应不过来。

“公主是不是收到消息，知道孤王就喜欢叛逆的女人。”拓跋颀晒笑，言语讽刺。

凌无双恼怒，在他的怀中用力一挣。他当即松手，幸好她有些功夫底子，身子一挺，脚尖勉强着地，向后退了好几步，才勉强站稳。

“拓跋王，你我一天未行大礼，我就一天还是翱国公主，仍要遵守中原女子该遵的德行。”她平静地看着他，字字清晰地回敬道。

话落，她转身便向他的骏马快步而去。

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的背影，并没有阻拦之意。

她来到骏马前，拉住马的缰绳，动作利落地翻身上马，刚要打马离开，骏马的前蹄就蓦地抬了起来，甩得她的身子向后仰去，险些摔下马。

她紧紧地抓住缰绳，稳住身子，不想就此服输。她虽然这会儿自顾不暇，看不到他的神色，也能猜到他定然在等着看好戏，她又怎么会让他如愿？

可是，这匹马就像是故意与她作对一般，怎么都不肯消停，在原地不停地蹦跶，似非要将她甩下去不可。

“哈哈！”拓跋颀狂傲地笑，“凌无双，今日你若是能骑着孤王的骏马回去，孤王就许你一个心愿。”

凌无双侧头，扫了一眼甚为得意的男人，心下一狠，迅速拔下头上的金钗，对着身下的骏马便扎了下去。

骏马一声嘶吼，就奔了出去，完全失了控。

拓跋颀本还带笑的眸子一缩，再往前就是拓跋部落的猎区了，若是凌无双闯进去，必是凶多吉少。

他可不想这位野蛮公主这么快就毙命在扈达，那这场游戏可就不好玩了。

骏马一路狂奔，根本不受凌无双的控制，她几次用力去拉马的缰绳，想要控制马奔跑的方向，都未能如愿。

她眼见骏马载着她，奔进了前边茂密的林子里，心下当即做了决定，瞧准一根树干，在骏马奔过时，她用力一踩马镫，借力跃起，以手抓住那根粗壮的树干，随即抬起双腿，骏马就从她的身下跑了过去，而她则悬在了树上。

心有余悸地喘了口气，她才从树上跳下，四处打量了一番地形，才发现自己置身的地方是一片林子的头，其他方向都是一片开阔的草地，她根本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，才能找到自己的送嫁队伍。

若是贸然地到处乱走，倒不如留在此处，等着人来寻，也免得走成两个方向，更难寻她。且，她是被拓跋颀带出来的，她相信他定然会想办法将她找回去。若是她出了事，他要如何向翺国交代？向天下人交代？

再者，她身上的喜袍如今已经全部湿透，若是被人看到，只怕会失了翺国的体面，倒不如边等边在这林子里将衣服晾干。

这般想着，她向林子里又走了些，四下打量了一番，确定没人，才将外袍和鞋子脱下来晾好。自己则穿着湿透的中衣，坐在一边等。

一阵冷风吹过，她被冻得瑟缩，下意识地用双臂圈紧身子，只盼是她的随从

先找到她，也免得被拓跋的人笑话了去。

忽然，静寂的林子里，传来一道惨人的声音。

“嗷呜——”

凌无双一惊，赶忙扶着树干站起，刚想扯下晾在树上的外袍，就看到正前方，一匹足足有三尺高的杂色野狼，正危险地盯着她，一步一步向她逼近。

她抬头看了眼身后的大树，树干太高，以她的功夫想要跃上去，根本不可能。

躲是躲不过了，若是跑呢？

她相信自己的速度绝对不会比这匹狼快，反而会激怒它。

犹豫间，野狼已经“嗷”的一声扑了上来。

她大惊，顾不得许多，抬腿便踢了过去。

只是，她的力气哪里踢得开近百斤的野狼。这一抬腿，直接被野狼抓住了右腿。

她反应极快，立刻收了腿，却还是被野狼尖利的前爪将裤腿抓得七零八落，将长袜扯了下去，在她的腿上、脚上，留下数道血痕，血水顺着她的伤口极快渗出，可见伤口之深。

凌无双痛得闷哼一声，野狼已经再次扑了上来，力气大得直接将她扑倒在地，对着她就咬了下去，她吓得将脸偏向一侧。

危难关头，为了保命，她想也没想，便掐住了野狼的脖子。

她拼尽全身的力气，才算暂时止住野狼的进攻。

野狼无法吃到身下的猎物，更加暴躁起来，抬爪便对着凌无双的脸颊扫了过去。

她大惊，却避无可避，狼爪从她娇俏的脸颊上扫过，顿时留下几道极深的血痕，皮肉外翻，直接破了相。

脸颊上剧烈的疼痛，使凌无双手上的力气一松，野狼得以挣脱，再次向她扑咬而去。

她下意识地用手掩住脸，已然绝望地认定自己今日会命丧狼口。只是，她却没等来预期的疼痛，只听见“嗷”的一声惨叫，温热的液体便溅到了她掩着脸的手上，以及裸露的脖颈上。

她的心漏跳了一下，心有余悸地呼了一口气，才敢试探着撒开手，向前方看去，便见刚刚还猛烈袭击她的野狼，这会儿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她的不远处，呜咽着。它的脖颈处正大股大股地喷涌出鲜红的血。

她木然地看着眼前这突变的情景，一时间有些缓不过神。

忽然，一道略带揶揄的声音在她的头顶响起。

“公主还不起来？是等孤王抱你起来吗？”

她一怔，当即听出了这声音的主人，便是与她刚刚分别不久的拓跋颀。

她恨得狠狠一咬牙，用手拄着地面，想要从地上爬起，她决不能让他笑话了去。

只是，无力的身子却不争气地又摔了回去。

站在她头顶上方的男人，好像看见了什么乐子一般，失笑出声。

被他这么一气，她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几次努力，竟是拄着地面坐了起来。

她侧昂着头，眼圈微红地瞪向他。

她到底是个女人，经历了刚刚那样一番生死一线，又岂会不心有余悸？她不奢望他会怜惜她，关怀她，但他这般冷漠地还笑得出来，也实属伤人。

拓跋颀将手里带血的宝剑随手插在地上，走到她的近前，蹲下身，不急不缓地问道：“知道怕了？”

“呵，呵呵……”凌无双气哼哼地失笑，嘴唇有点哆嗦地回嘴：“我会怕？真好笑！”

“哦！”拓跋颀了然地点点头，用带着薄茧的食指轻轻地抚上她还在颤抖的唇瓣：“这唇颤抖得这般厉害，看来是被孤王气的，而非吓的。”

她瞪着他的眸子微滞，以为他会奚落她到底，却不想他竟是给了她台阶下。

眼前的男人就像是一个谜，让她半点都猜不透、看不懂……

而她仍在怔愣间，他却已经收回手，看着她受伤的脸颊，轻喟道：“如今公主破了相，受了伤，看来我们的大婚日期要压后了。”

她闻言一怔，忽然，便无声地笑了，弯起唇角的时候，拉扯得脸上的伤口生疼生疼，她却并没有皱一下眉头，眼底的神色凉凉的。

拓跋颀看她这般模样，也不吃惊，略一挑眉，似在等着她接下来的话。

“拓跋王如此为无双着想，无双感激不尽。但，大婚一事，影响到两国邦交，怎能说改就改？”凌无双每说一个字，都会扯得伤口剧烈地发疼，但她仍是咬准每一个音，不卑不亢地道。

拓跋颀的如意算盘打得倒是好，既扣留了她，又不与她成婚，这样便能更好地牵制翺国和显国两国了，她怎能让他如愿？

“公主就不怕这般模样与孤王大婚，会让人笑话了去？”拓跋颀嘴角噙着一

抹意味不明的笑，看着她伤得不轻的脸颊，问道。

凌无双越发觉得眼前的男人就是个奸诈狡猾之徒，只看他的表情，大概永远没有人能猜到他的心里在想什么。

“无双相信，以拓跋部落子民淳朴善良的民风来说，他们定然不会以貌取人。且，自古以来，不管是民，还是臣，都希望帝王身边的女子以德侍君，而非妖媚惑主。”凌无双语气凌厉地回道。

拓跋颀笑着点点头，毫不掩饰眼中对她的赞赏。

“公主教训得有理。”他愉悦地附和一句，竟是站起身，向林子外走了去。

凌无双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气得狠狠一咬牙。他的脚步却并未因此停下，他的背影渐渐消失。

若说之前，她还相信拓跋颀会以大局为重，定然不会让她有性命之忧。这会儿她心里却有点儿没底了。他不会真的丢下她不管吧？她绝对相信拓跋颀这个疯子，什么都干得出来，更加没人能猜透他下一步会做出点儿什么疯狂的举动来。

从刚刚看到他开始，她一直在留意着他的反应，他看到她伤得如此重，竟是没有一点儿多余的反应，只是谋算着什么对他才是最有利的，根本没有半点儿关注她的伤势的意思。

只是，即便他很可能会丢下她不管，任她自生自灭，她也不能开口求他。

这般不顾生死，为的却不是自己的颜面，而是翺国的国威。

她既来到这里和亲，懦弱与坚强、生与死，代表的都不再是她自己。

轻轻地闭上眼，她靠在身后的大树上，重重地喘了口气，睁开眼，刚打算扶着大树站起，想办法离开这危险的林子，一道光晃入了她的眼中。

她微眯眼，愣了愣，又将身子靠回树干上，闭了眼，神态极为平静，似已经忘记了林中的凶险，享受起这绿色的环抱……

须臾后，静寂的林子里，再次响起了脚步声。

凌无双闻声，唇角只是几不可见地动了下，便又恢复了那宛若睡着的恬静模样。

拓跋颀危险地盯着一反应都没有的她，问道：“你很想成为野狼的食物？”

“武者不会无故弃剑而去。”凌无双闭着眼，轻声回道。

若不是之前阳光折射在剑身上，光芒晃入她的眼中，她也以为他是准备弃她而去了。

拓跋颀闻声，略一勾唇角，这事儿倒是他疏忽了。

这局他败了，他认赌服输。

他没有接话，走到她的身边，与她一样席地而坐，将刚刚取来的小袋子放在地上，取出一个黑红色的泥瓶，拔下瓶塞，对她道：“忍着点儿，会有些疼。”

话落，他不给她准备的时间，便掐着她的下颚，将她的脸扭平，抖动着瓶子，将白色的药粉倒在了她脸颊的伤口上。

凌无双疼得一抽气，睁开眼，愤怒地瞪向他。

“嫌疼？那就不要浪费孤王的药了。”拓跋颀说着，当真收回了药瓶，松开了她的下颚，将那看着有些丑的药瓶放回了布袋里。

被他如此一讥讽，她不但气，反而笑笑：“拓跋王说得是，无双正好也不放心这外族之药，如此甚好。”

拓跋颀眼中的神色微滞，饶有兴趣地一勾唇角：“孤王倒是想不管你了，可是孤王不能落人口实，让人认为扈达之人不懂礼仪。”他说着又翻出一个泥瓶，放在边上，便伸手去挽她那条被野狼撕破的裤腿。

她下意识地一缩腿，却被他毫不怜香惜玉地牢牢抓住。

“不想这条腿溃烂，就别乱动。”拓跋颀警告道。

凌无双咬咬牙，别过头。地上的泥瓶却让她的视线一顿，在中原即便是普通百姓家，也没有人用这么粗劣的小瓶子。

拓跋颀堂堂拓跋王，怎会用此物装药？难道是有特殊的功效？

她思绪间，他已经将她的裤腿挽起，拿起地上的泥瓶，在她的眼前晃了下，问道：“觉得它很丑？”

凌无双摇摇头，回道：“我只是在想，用泥瓶装药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功效。”

拓跋颀闻言，哈哈大笑起来，却笑得甚为嘲讽。

待笑够了，他才讥讽道：“公主生在中原富饶之地，又岂会明白扈达的贫瘠？”

凌无双的面色一窘，却并未动怒，只是沉默地看着他。

他的眼中一抹霸气闪过：“终有一日，孤王一定会让拓跋的子民都可以像中原人一样，用上白瓷，穿上绫罗绸缎。”

她听得心惊，似已经预见几年后的那场恶战。

他似笑非笑地盯着她：“孤王倒是很好奇，公主可曾想过，若是一旦开战，公主准备站在哪一方？”

一个是她爱的人，一个是她的亲哥哥，一个是她的相公，他倒是很想知道，她最后会选了谁。

凌无双的心口一窒，面上却不敢有任何的波澜。

“后宫向来不得干政，无双既已嫁做人妇，便只想相夫教子。”

“中原的女人果真是各个都喜欢咬文嚼字。”拓跋颀讥讽一笑，狠声道：“只是不知这话里有多少是真、多少假。”

凌无双平静地凝视着他：“天下与无双孰轻孰重，早便已经见了分晓，拓跋王何必还要再问？”她努力地平静，语气却不免悲凉。她不过是三国之间的一颗棋子，一个牺牲品，哪里容得她去选择？

拓跋颀的眸色深了深，错开与她对峙的视线。打开药瓶，将灰黑色的药粉均匀地洒在她受伤的腿上。

原本已经疼得麻木的腿，再次有了知觉，却是比之前更疼了。

这一次，他连提醒都没有再提醒她，因为他从来没有习惯在一件事情上提醒别人第二次。

凌无双疼得抽气，紧皱眉心，鬓发间已经渗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。

她咬紧牙关，忍下那将她折磨得就要发疯的疼痛，从牙缝中逼出颤抖的一句话：“拓跋的药果真是不同。”

拓跋颀不急不缓地将药瓶塞好后，才看向她。

“不是拓跋的药不同于中原，而是孤王习惯了用这种会刺激得伤口极为疼痛的药来提醒自己，记牢这次的伤。”

“呵！”她冷笑一声，疼得苍白的嘴唇哆哆嗦嗦。

他喜欢用这么变态的办法，那是他的事情，为何要拉上她？

拓跋颀似乎一点儿都没能体会到凌无双这会儿的愤怒，表情仍旧郑重。

“这药便当是孤王送给公主的见面礼吧。”拓跋颀说着，将手里的药瓶递了过去。

“无双却之不恭了。”不只是却之不恭，她还会好好记住他今日为她上的一课。

说到底，是她考虑不周，将自己置于险境，若不是他来救她，她怕是早就已经丧命。

她定会记住这疼，好好保重自己。

她伸手接过他递来的泥瓶，刚欲收手，却被他忽然握住手腕。他的手上略一用力，她的身子已经靠在了他的胸膛上。

她一惊，欲挣扎，却是无力，便听他在她的耳边道：“凌无双，记住你今日的话。若有一日，你背弃了孤王，孤王保证，你决不会活着走出扈达。”

他的声音明明温温的，却听得她后颈一凉，身子不禁哆嗦了一下，总觉得拓跋颀这句透着明显警告的话里，充满了恨意……

她并没有他想象中的迟疑，或是无法决断。她定定地回视他，轻轻吐出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
从决定嫁来拓跋开始，她就没有想过还可以再离开。

她眼中的坚定，让他的眸色一滞。

怔愣，猜疑，也只是一瞬。

片刻间，他的语气已冷：“孤王去捡些干柴。”

她轻皱眉心，这人还真是喜怒无常。

拓跋颀并没有走远，在附近捡了些干柴，很快生起了火。

他伸手去解自己的腰带，她不禁红了脸，别开视线。

他的眼底划过一丝轻蔑，似在嘲讽她的“做作”。

只是，中原的民风，又怎比得了扈达的豪放？

他脱下裘衣、皮靴，架在火堆前。又将她挂在树上的喜袍拿下，也架在火堆旁，才在距离她一臂远的地方坐下。

凌无双将他的举动尽收眼底，这个高傲的男人此时并没有任何的架子，却永远都不会像居家的男人。他周身散发出的霸气，是别人模仿不了，他自己也掩盖不去的。仿佛在说，他天生就该是王者。

两人一时间都沉默了，空旷的山林间，只听得见柴火烧得噼里啪啦的声音。

待衣衫都烤了个半干，拓跋颀起身：“走吧，迎亲的队伍快过来了。”

“好。”她轻应，视线瞟过那只被狼爪抓伤脚，心下犯难。显然，这个时候不适合穿上裹脚的绣鞋，若是不穿，只怕会损了翊国的国威。

这时，便听身旁的男人霸道地说：“凌无双，为嘉奖你对孤王的忠心，孤王的靴子赏给你了。”

她的身子一僵，侧头看向他时，他已经动作利落地抬起她的腿，将手里的龙靴向她的脚套去。

她因他的动作一惊，便要抽回腿。

他的手上用力，握紧她的小腿：“凌无双，这是孤王的旨意，难不成你想抗旨不遵？那可是杀头的重罪。”

凌无双眉心的褶皱又深了些，停止挣扎，静静地凝视着他的侧脸。

他手上的动作很稳，再加之靴口宽大，丝毫没有擦到她的伤口。她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只见面一个时辰，却让她见识了很多面、粗中带细的男人，心越发